

IKEBUKURO
WEST GATE
PARK

IKEBUKURO WEST GATE PARK

池袋ウエスト ゲート パーク

Ishida Ira

- 1 目白通的猎人
- 2 流浪汉的游行
- 3 圣诞老人的缘分
- 4 Dragon tears — 龙泪

龙泪

「日」石田衣良 著 * 孙莎莎 译

NEO时代青春浮世绘

IMGP《池袋西口公园》第九弹

颓废、堕落、追求极限刺激

种种混乱的生活方式，只是青春哀愁的伪装

看似灰暗的世界

却散发着正义感与人性的纯粹光芒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池田西
IKEBUKURO WEST
AT&PARK

Ishida Ira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泪 / (日) 石田衣良著; 孙莎莎译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2
ISBN 978-7-208-10824-0

I. ①龙… II. ①石… ②孙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37347 号

责任编辑 刘宇婷 田肖霞
装帧设计 蔡南升



龙泪
[日] 石田衣良 著
孙莎莎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as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.75
插 页 2
字 数 159,000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0824-0/ I · 1030
定 价 22.00 元

目录

- 目白通的猎人 1
流浪汉的游行 47
圣诞老人的缘分 93
Dragon tears—龙泪 135

目白通的猎人

你是一位单身女性，有自己的工作，为了生存每天都努力地赚钱。

你从来不穿过季的衣服，穿的鞋子全是名牌。你的衣橱里摆着几个高级名牌的包包，是穷尽半个月的工资买来的，它们全都铮铮发亮，没有半点灰尘。你存折上的数字是OL的平均存款金额。你在经济上比较宽裕，过着小资的生活，但同时又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让人高兴的事，每天都感觉平凡而孤独。

你的长相还算过得去，即使要奔三了，但与你最好时期的身材相比，还保持了八成左右。虽说乳房下垂了两厘米，可谁会会在意呢？又没有给男人们看的机会。

原来如此，问题就在于男人。

每天忙于工作和业余生活的男人们为什么会无视成熟的女性，特别是“我”呢？而对年轻的女子却宠爱有加，仅因为她们才二十岁出头。

你忍受着单身的寂寞、忍受着工作上人际关系的复杂、忍受着青春渐渐逝去的每一天，继续扮演着光鲜、时尚的都市人。就是在这时候，一位优秀的王子出现在你的面前：在路上主动跟你打招呼，或经朋友介绍的白马王子。其实他们是披着男人外皮的账单发送机器。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非常绅士。你一看到他就知道，这个人正是自己翘首以待的发现者，只有他才能发掘出你这颗钻石的原石，其他人都看不到这颗原石的价值。

这个家伙用仿佛能卸掉你心中铠甲的笑容对你说：“为什么男人都没有注意到你的魅力呢？他们都是有眼无珠的家伙，竟然看不到你迷人的光彩。”听到这些话你就飘飘然了，经常滥用的“NO”与正确的判断力一起消失不见。王子作为结尾的台词通常是这样的：

“但你的脸颊有点暗淡，你应该可以变得更加完美。现在这样的话真是

太可惜了。我们可以帮你达到一百分的美丽。”

你是不是感觉腾云驾雾，仿佛在梦境中似的，然后在合同上签字、按手印了呢？接着贩卖美丽的商人像食人鱼似的蜂拥而至。但这时你已经无法抵抗了。在这茫茫人海中，能发现你真正价值的人只有那位娘娘腔的王子——哎，这是个无可救药的故事。

听我说，我认为能决定自己价值的人最终还是自己。茫然地等待别人发现自己价值的人，最后一定会成为别人的猎物——这就是貌似原始森林的二十一世纪高度消费社会的日本。

至于自己的价签，可以任意定价。管它卖得出去还是卖不出去。如果你也是东京的女人，请让那些没有魄力的男人见识一下你的胆量。



原本以为梅雨季节快要过去了，结果这两天推崇环保生活的东京每一处都像是炎热地狱。我不喜欢吹空调，所以即使最热的时候也开着窗户睡觉。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，风好像濒临死亡似的，纹丝不动。

我家位于池袋车站前，西一番街的正中央，整个好像被掩埋在钢筋混凝土制成的保温材料中，非常热。水果店的二楼是我的四张半榻榻米大的房间，睡在上面就像是睡在烤奶酪吐司的烤箱中一样，上下左右一整晚都在滋滋啦啦地烘烤着。

在酷热难忍的夏夜，我悄悄地徘徊在池袋的街头。外面的空气稍微凉些，湿度也比较低。与我小时候相比，池袋变得漂亮多了，但池袋终究是池袋，走一圈下来，你会发现冒出了许多奇怪的店铺。最近增加最快的是

中国系的店铺，随处可见中华料理店、中国土特产店、网吧、中文版的DVD商店等。这也是因北京奥运会而产生的特殊需求吗？在这条街上，好像突然掀起了一阵中国风。

那天夜里，我漫步的地点不是池袋，而是相邻的目白车站。我穿过西口五差路，经过池袋警察署前面的道路（不自觉地小幅度地弯下腰），来到南池袋的住宅街。晚上的道路上基本没有行人。CD随身听中播放着事先选好的瓦格纳的序曲集（现在还不习惯用 iPod）。轻抚肌肤的夜风和流入耳朵的旋律融合交织，感觉仿佛任意徜徉在管弦乐之中。

住在东京的人应该知道吧，其实池袋和目白的街道有一百八十度的不同。目白有高级住宅区，基督教的教会也很多，还有无数树龄过百的古树，而这些池袋都没有。我以前去轻井泽玩过，当时感到那里和目白通的氛围很像。说不出具体的原因，但我总觉得有钱人都会聚集在有相似感觉的街道上，过着相似的生活。像我这类人却觉得那种整齐划一的生活很憋屈。



过了目白站前面的桥，步行在小学前的银杏树林荫道上。沿着目白通走，可以看到学习院、川村学园、公立小学校，这一带是绿意浓郁的学校聚集地。但是，当我走在绿油油的银杏树荫底下时，背后有种诡异的气息袭来。

那是一种冰冷的空气，似乎有某种不祥的东西在一步一步紧逼过来，我来不及思考，拔腿就跑。虽然我的心地很善良，却意外地树敌众多。我把手伸进单肩包，悄悄地暂停了CD，在下一个拐角头也不回地撒开脚丫子

加速猛跑，现在哪有时间去确认敌人是谁。这条路是只能过一辆车的左转弯道。我跑了二十米左右，到了小巷的深处，但没有任何人追上来。周围仅有价格不菲的独门独院静静地排列着。此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耳朵里传来的池袋国王的声音非常冷酷，像用干冰做成的挖耳勺似的。

“阿诚，你太差劲了。刚才我一直跟在你后面，都能绑架你六次了。你太放松背后的警戒了。”

深夜装鬼吓唬人吗？国王一旦闲下来，就不会干什么好事。

“欺负平民有这么好玩吗？你的爱好还真够怪的，崇仔。”

虽然明知道无论我说什么，都不会在国王的长袍上留下一丝痕迹，但我很懊悔自己乱了方寸，所以说了上面的话。

“好了，快点回到目白通来。我有一件事想拜托阿诚，所以来找你了。”

真让人生气。市民可不是国王的玩具。

“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这次的费用很高，我要狠狠宰你一顿。”

崇仔发出了爽朗的笑声，那声音就像冰块摩擦一般悦耳。

“好啊，你狠狠地宰吧，多少都没关系。我只是中介，出场费的交涉就交给你了。”

真是服了他了。那家伙总是躲在伤害无法到达的王宫深处。我重新打开CD，倚靠在榉树的树干上，听完了一整首《唐豪塞序曲》^[1]。这首曲子大约有九分钟，是一首不错的曲子。我试着想像从未涉足过的德国黑森林，然后慢悠悠地回到了目白通。

[1]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。（译者注，下略）

没有特别的理由，就是想让国王等我。



我被一辆梅赛德斯—奔驰 RV 带到街头的千登世桥。那里是目白通和明治通的立体交叉路口，眺望景色的好地方。在这里可以眺望到不错的景色——新宿的高楼大厦海市蜃楼般浮现在夜晚的车流对面。

夏天的夜晚空气清新，都市的夜景充满着浪漫的因子，我旁边的国王却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。或许你们会不解吧，为什么此时我的旁边不是穿着夏日连衣裙、露出美丽肌肤的成熟女性呢？因为这不是恋爱小说，而是池袋的故事。

“关于刚才跟你说的那件事，这次的客户好像很有钱呢。”

崇仔倚靠在陆桥的栏杆上说道。他穿着今年最新潮的“常春藤风格”^[1]的衣服，上身是带白色补丁的深蓝色夹克，下身是齐膝的白色短裤。我对金钱没什么兴趣，随口答道：

“哦，是吗？”

崇仔看我不太开心，反倒变得很高兴，这就是崇仔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。他一点都不具备在日本社会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一种品质——共鸣能力，这个 KY^[2] 国王。

[1] 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普林斯顿等隶属于“常春藤联盟”的美国高等名校学子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穿衣风格。

[2] KY 是日本的流行语，意为“不懂看人脸色”。

“阿诚，你听说过 Brad 宫元吗？”

这听起来像模特的名字，我没听说过，摇了摇头。结果国王的態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。他用两只手轻轻地按住自己的脸颊，像画圆圈那样按摩起来，然后男高音似的提高了嗓门喊道：

“全身按摩帮你实现百分百的美丽。”

幸亏不是刚吃过晚饭，如果是刚吃过晚饭的话，我可是会把吃过的中国冷面吐到桥下的明治通上了，有海带卷、干笋、黄瓜条和鸡蛋丝。哎，真是污染环境。

“虽然不知道这个名字，但我在电视、杂志上看到过他，好像是娘娘腔的全身美容师还是什么的。”

崇仔又变回了之前的国王，仍是一副漠然的表情。

“猜对了。正是他们主办了美丽百分百的活动，而这次的客户就是这个活动的受害者协会。”

“但是既然他们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做宣传，应该不会在幕后搞太多事，不然很快就会被抓住了。”

崇仔对我的话嗤之以鼻，说道：“美容界好像是个灰色地带。至今为止，Brad 宫元的受害者协会已经有十七个成员了。受害的总额为……”

崇仔很擅长装模作样。我踢了踢栏杆，吼道：“行了，有屁快放！”

崇仔狡猾地笑了笑，吐出早已准备好的数字：“六千万。”

我惊得半天没合上嘴。对于在水果店看店的我来说，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。崇仔从普拉达的高档外套内兜里掏出手机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不如先听听他们怎么说？那些家伙的骗人手法可是很高明的。这次的话题足够你写两三篇专栏了。”

我快速地在脑海中计算了一下。平均从每个人身上要捞三百五十多万，他们是怎么让顾客自愿掏出钱来的呢？真有魔法般的谈话术或销售技巧吗？

“明白了，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吧。”

国王莞尔一笑。

“这才对嘛。阿诚，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我的弱点用一只手都数不完，比如，没钱、对女生过于温柔、跟小孩说话也会很认真、头脑很聪明、对音乐的品位太好了、甜美的笑容等等。国王走到千登世桥对面，背对着我说：“你就是好奇心太强了。不管事情多么棘手，如果有好玩的故事，你还是忍不住去听。那些家伙比你想像的危险多了。”

明明是他把麻烦扔给我的。真是随心所欲的国王。他对着黑色的手机说了两三句话，又回到我身边，说道：

“明天中午，去四季酒店的一家意式餐厅。”

崇仔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——下身穿着破破烂烂的天然补丁牛仔裤，上身是穿了五年的薄如保鲜膜的T恤，里面包裹着日本男性的健康肉体。

“去一流的酒店，至少要穿件像样的西装外套。没有的话，我把迪奥的新品借给你。”

我回答说不用了，像样的外套我还是有的。于是我和崇仔在千登世桥上分道扬镳。那家伙坐着奔驰去了六本木，而我沿着明治通回到了池袋。先申明，我一点都不羡慕去六本木 Hills、东京 Midtown^[1]的人。

[1] 均是集中了购物、餐饮、公园、写字楼的综合大楼。



第二天开店之后，我出了西一番街。我穿了惟一一件像样的衣服——定制的杰尼亚^[1]深蓝色西服，这是骗子“摇滚黑帮”送给我的。老妈瞪大了眼睛，盯着隆重着装的我。

“阿诚，打扮得这么帅，是要去哪里？去相亲吗？”

我整整胸口口袋的白色手帕。丝绸的手帕一块也要两千日元。不过这种价格，即使工资少得可怜的我还是能承受的。

“去目白的四季酒店。”

她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

“噢，你要去酒店？”

我身边的人好像都不能给我合适的评价，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也许他们是在嫉妒我？

“啰唆。别人要请我吃意大利面，同时优雅地谈工作。”

“噢，这次好像是比较正经的工作呢。”

穿上西装，就觉得是正经的工作了，老年人还真容易骗。我把崇仔问我的问题又丢给老妈。

“哎，听说过 Brad 宫元吗？”

老妈站在空调送风口的下面，点了点头。

[1] 杰尼亚 (Zegna)，意大利男装品牌。

“恩，他好像是个苦命的人。听说母子俩相依为命，他为了让母亲过得轻松点，高中就退学去了洛杉矶，在那里学了最新的美容技术。之前他还在电视节目上哭了呢，我也被弄哭了。由于他的性取向问题，他母亲也抱不上孙子了，挺可怜的。”

Brad 宫元是有人气的伪娘。被太阳晒黑的二丁目的面孔^[1]，也有那样的过去吗？作为背景资料还挺有用的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

我朝着池袋站走去，老妈对着我背后喊道：“阿诚，如果见到了 Brad 宫元，帮我要个签名。还有帮我问问他，买去皱霜并做全身按摩的话，能不能打个折？”

如果被邻居们听到了，会被笑得面红耳赤的。

“别说了。难道你还想返老还童吗？”

老妈用响彻池袋西口一带的声音喊道：

“我可不是开玩笑。女人什么时候都想保持青春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真是太煞风景了。我都无语了。我夹着尾巴，跑向西口的转盘。



四季酒店的意大利餐厅名叫“ILU · TEATORO”，这个酒店被椿山庄的绿色包围着，从窗户望去可以看到对面的三重塔。店内的装饰全是欧式风

[1] 新宿二丁目的是同性恋的集中地。

格，与古老的三重塔混搭，反而显得这家餐厅更加高档。江户时代的富商别墅或许就是这种风格吧。

服务员把我带到了里面靠墙的沙发上。我不太习惯毛茸茸的地毯，感觉好像在云中漫步。店内随处可见如小孩般高度的花瓶，其中插着好些花。半圆形的沙发上坐了三个女人，大约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左右的样子，装束各有特色。她们彩妆上得很漂亮，穿着貌似高档的衣服，表情也优雅，但让我描述这三个人的话，仅用一个词就能描述，那就是：可惜！

实际上我也是这种感觉，她们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丽、气质、有品位就差一步。虽然我知道她们也很努力赶上这一步。但是，上天可是很残酷的。

我主动介绍道：“我叫真岛诚。初次见面，我听崇仔说了你们的事。”

坐在三人中间的一个女人开口说道：“请坐。我们已经点好了套餐。”她穿着古典花样的连衣裙。虽然脸有点长，但在三个人中是最漂亮的。

我靠着沙发的一角坐了下来，这个女人接着说道：

“我叫谷原奈奈枝。真岛先生，主菜之前您来点什么？”

三位女士的前面并排摆着三个高脚鸡尾酒杯，杯子里是淡紫色的酒。

“我要和你们一样的。”

受害者协会的代表轻轻地举起一只手，向服务员点了一杯皇家科尔。



鸡尾酒上来之后，我们先举杯碰了一下，然后开始聊天。我被一种平时没有的高档的感觉包围着，不自觉地就飘飘起来。奈奈枝向我介绍了她右手边的女士，如果倒退五年，她一定是个大美女，可惜现在过了最漂

亮的时期。她的风格很像私营电台的女广播员。因为肤质的关系很容易长皱纹的女人也是有的，像她眼角周围和鼻翼两侧都布满了许多小皱纹，她叫西尾美智子。最后一位女士长得极不显眼，虽然给我介绍了，但我彻底忘了她的名字。

“美智子的例子是最典型的，所以你先给真岛先生说说吧。”

美智子叹了口气，脸色阴沉地从桌子下面拿出些东西。原来是几个磨砂玻璃瓶，有高有矮。美智子怯生生地说道：

“这个美丽百分百的化妆水一瓶要七万日元，这个抗衰老霜一瓶要十二万五千日元。”

我大吃了一惊。两瓶加起来要二十万了，我一个月的工资基本上就没了。

“为什么会这么贵呢？”

奈奈枝插嘴道：“好像是因为含有一种精华，是从人的胎盘和脐带中抽取出来的。对了，你看婴儿的皮肤都是非常光滑的，一点皱纹都没有，非常富有弹性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但是为了变漂亮而使用胎盘以及脐带，总是令人觉得很恐怖。以后她们会不会像中世纪东欧某国的女王那样，拿活生生的孕妇和婴儿作为美丽的资源呢？譬如剖开孕妇的肚子。

“你被劝说买了这么多化妆品吗？”

奈奈枝撇了撇嘴。

“最后买了很多。美智子，别不好意思了，快点说吧。坐在这里的三个人都一样被骗了。”

美智子点了点头，脖子周围堆积起圆形的皱纹，就像戴了好几根项链。